



論語講義卷一

嘉興王元啓宋賢撰著

及門諸子分纂

桂林胡德琳書巢

男 尚珏德朋

鄞縣袁維熊枚卜

尚繩德履

海鹽楊志梁履庭參訂

壻沈心醇抱曾彙輯

學而時習之

工夫只在首句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饒雙峯之說理本無差。但其中極有淺深。學習更深一層則效驗亦更深一層。吾嘗論學人自得之趣。始學有始學之自得處。大賢亞聖有大賢亞聖之自得處。聖人則自有聖人之自

得處。卽如首節境地雖通徹上下然使偏就始學者說亦未爲不可。至後二節境地便非始學者所可概言。然謂非此學而時習之人則亦不可。故時解謂工夫逐層遞進其說亦極爲當理。蓋饒就口氣上講時解就道理上講兩說實並行不悖。困勉錄云雙峯效驗之說須善看。蓋謂從效驗上見工夫非謂全無工夫也。○講章謂末節是樂天知命先生云樂天可說知命不可說朱子或問中嘗辨之。○時講謂蒙引分成已成物成德滄柱從己說到人從順說到逆其說俱是先生云蒙引說未妥德字豈可與己物字作對滄柱說於理爲合。○大全

胡雲峯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陳新安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先生云諸說解程子第二條皆誤程子謂將以行之則所謂學者專以思索言蓋思索其義理將以爲行之之地耳故朱子謂程子之說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胡陳二家之解則將字皆說不去。○將以行之猶未行也必所學在我而後可以行之程子前後二說皆偏指知一邊說如謝氏坐立之說則又偏就行一邊說故集註兼採兩家之說以見學字須兼貫知行。○按習者旣學而復習之也如謝氏註只可

謂坐時學立時學不見得既學復習之意。或問朋來之樂奈何曰以爲樂其可以取益以爲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爲益彼又安能自遠而來以爲樂其義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爲樂也以爲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爲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爲憂則知講學以爲樂則又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哉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愚按此段洗剝最透當逐節逐句思之。○樂字原有幸意但樂其信從者衆是

幸傳道之有人不爲一己起見與樂才大樂聞譽而以此自幸者有公私內外之分。○沈無回謂不可謂來者是知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得盡處其獨得之妙難以告人如孔子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其天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生慍困勉錄謂此亦是人不知內事但專說則偏又羅近溪謂若說不慍是漠然無動於中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不知必反己以爲可知而後已於人何敢慍焉困勉錄

謂如此說方見學問無歇手處愚謂人知之固如此學習而不厭人不知亦如此學習而不厭卽此便是學問無歇手處若謂人有不知必反己以爲可知而後已此章論學本無求爲可知之意卽君子反己之功無時不然亦初不待人有不知而後借以自勉如此則似始學者之事不合成德者境地矣蓋沈說病於過高羅說則又太卑故知集註尹氏之說確不可易。又按或問云不愠之說或乃以聖者之事當之則已過高而失之矣又引孔顏之樂以明此句之義亦猶聖者能之之云耳據此則沈說知我其天云云正犯朱子所訶或問又云

自是而日進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於正講後作補義便得至於羅近溪反己之說雖似平實可味然亦畢竟是語外增添卽或問所謂自是日進而不已之意耳非正義也正義則具於本註尹氏在己在人之說總之是無所加損之意至其所以爲君子之故則或問中推言之甚詳所謂信之篤養之厚守之固故居之安而臨事果能真不動也。○翼註云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於心此卽或問信之篤養之厚二意。○羅謂無動於中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按無動於中正是學不厭教不倦之事如

何反說有倦若如游氏謂退而安之於命此中便微伏倦根。語錄云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蒙引云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爲己之心况其習之熟說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按此說全本朱子語錄然說得太自在無工夫節候深淺之分讀語錄原文然後知此之不愠較初學時立心爲己境界又別。講家謂程子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說樂兩句例之須如程子之說愚按程子說語順而意逆與朱註並無異義正爲惟君子

能不愠故不愠乃可謂君子若云不見是而無悶乃能成君子則意語全順信如說者云云矣。○不得以識字代知以怒字代愠玩註含怒意是怒粗而愠細其辨易明至於知與識亦有不同識在耳目之前知在耳目之外識如持玉求售而人識其爲玉知則玉藏在家人自知之若列禦寇之居鄭鄙衆庶而已此是人不知識如虞翻少時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此是人不知不知是聞譽未廣之意見講家下語多不契故論之如沈無回說亦是誤以不識爲不知

孝弟爲仁之本

凡經書中其爲字爲字皆連上讀作虛字用此章爲字若連上讀則是誤認枝榦爲根本本字翻成倒說故連下爲讀而釋之曰爲仁猶曰行仁爲字竟作實字用蓋變例也○朱子謂愛自仁出昌黎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愚按博愛之謂仁猶言甜者之謂糖酸者之謂醋在立說者只得如此說至於得甘草而誤以爲糖得梅實而誤以爲醋此聽者之咎非言者之咎也如第六卷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第四卷存心章亦曰仁者愛人不得謂孔孟皆誤解仁字也○集註爲仁猶曰行仁所以加一猶字者以爲字本屬虛字今却

借作實字用故云猶蓋在文法上論並不在道理上分別蒙引謂行仁與爲仁不同存疑謂行是據其施於外者爲是營爲乃自心經營而施之於外其說皆非○蒙引云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愚按本字只當用始字貼說朱子雖有根本之說然只取其字義親切耳其實亦只借作始字用須知仁是孝弟之本故根字只可貼仁孝弟是榦仁民是枝愛物是葉朱子語類謂親親是根其實亦指樹之起榦處耳若竟以此爲根則當又

補一句云仁是果實總要將仁字安頓得地了再去講
行仁本末不要竟忘却了仁字之大根本須知語類親
親是根仁民是幹其上還有仁是粟孝弟是苗之喻○
按武曹云言根本則可不言始初如仁爲孝弟之本乃
是性爲情之本體爲用之本所謂天下之大本其於性
字體字上全用不著始字意也此論頗爲明曉但謂言
始初則須兼言根本兼字尙有含糊言始初則雖有借
用根本字只當作始初字用非兼也兼則便有二義矣
○程子謂性中曷嘗有孝弟性中只可言仁不可言孝
弟蓋是語言次第如此猶元氣渾淪中只可言木德不
可云元氣中有梧桐檟棘也或譏其與告子外義同病
真所謂執詞以害志也○胡雲峯曰有子就枝葉發端
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愚按此說亦甚明白武曹謂其
全失本字意遠不如朱子粟苗根幹枝葉之喻此蓋專
就語言文字上較優絀也若會其意則枝葉發端卽朱
子粟苗之喻也

吾日三省吾身

徐自溟曰三不字三乎字有歉心有疑心愚謂細體味
之只疑懼兩心耳歉心卽是懼心又疑懼內皆有歉心
蓋疑是慮其察識之有不精懼是恐其持守之有不篤

隱然分知行兩意故不可與歎字並舉爲三○大全謂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愚按無隱只貼爲人謀言之若論忠之本義則無隱不足盡之○循物無違語錄有香鑪只喚香鑪桌只喚桌及物之大曰大小曰小之喻愚謂此皆就言語上說下章所謂言而有信是也若論信字全義則凡行之於身皆須一一循乎真實之物理而無違朱子就言語上說不過舉以見例耳非謂言語外更別無信也故三省威重章及大學信字皆須兼言行說○曾子之所以省此三事朱子本有兩說一謂此三事較急一謂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心著力照管按未熟之義較急字更勝急字就事理上說人人之所同然熟字則專就會子一人身上說所謂冷煖自知非他人所得與也若就人人之所同者言之則如事親從兄豈不更急於交友爲人然却是曾子之所已熟者若他人則何得以此爲急反以事親從兄爲緩○此三者不應作凡人通病看只是曾子一身所獨覺所謂畧有渣滓未化是也○據鄙意看來曾子意中竟要無一毫之不到處纔是盡心若使心思智慮猶有不能到之處在人則以爲我力之已窮在曾子卽以爲我心之未盡須

知世人所以不盡其心者都只為不能到三字誤事若
曾子則雖不能到處亦必求到而後已存疑謂除己心
思智慮所不能到處斯已矣此句大有語病當說除是
人之心思智慮所必不可到之境斯已矣苟其為可到
之境而我竟不能到則是己心終有所不盡必求罄盡
而後已如此乃是○南軒謂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
者當省也當省字尚欠斟酌當云只有此三者尚有渣
滓未化耳○雲峯謂三省在聞一貫之後蓋其所省者
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所謂忠恕也新安謂
三省正是隴事精察力行處一貫乃人力已盡如何反

以悟一貫為早年事三省為晚年事按兩說各有意義
不容強作低昂然總不若朱子未一貫前也要忠信既
一貫後也要忠信徹頭徹尾一語為更該括而渾融也
道千乘之國

按包氏百里出千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計八十
家出一乘馬氏謂三百十六里出千乘以開方法計之
為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里計七百九十八家出一乘
據左氏甸出長轂一乘則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與
馬氏包氏之說又殊然以情理揆之八十家各出一丁
正與士卒七十五人之數大略相符馬牛芻茭則八十

家所公出兵甲糗糧則人人所自備其力亦似足以給之且與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之說合包氏之說宜可爲據○八十家出車一乘卽十井出車一乘也方里而井十井爲十里百井爲方十里方十里出車十乘大國地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百其十爲千所出之車當有千乘矣然則千乘之國正孟子所謂方百里之大國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釋之以爲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愚按主一中兼無離無雜二意非以無雜釋主一無離釋無適也○困勉錄曰心卽

在政上見不是空空箇心思按此卽語類所謂敬事便是敬那政事之云也○不離者靜專之體在學者爲存養之功不雜者動直之用在學者爲省察之功○臨深履薄是指畏謹然卽此畏謹處便是主一不可云非主一之謂○勉齋謂心有所畏自無雜念卽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也卽此是畏亦卽此是一可見畏與一原非二義○使是勞民類似於不愛故又特舉言之蓋勞民處亦極寓撫恤之誠而平時休養生息更可知矣○不但民是愛中一人卽使處亦不過是愛中一節蒙引謂人與民有異異處却不專在民字○反覆相

因意朱子語類及仁山金氏說最爲明備潛室陳氏說雖更詳盡然多衍說不及朱子金氏之老確且如敬畏之極動生疑慮便不能信令出必行不復統始終而爲計則或至於傷財儉嗇之過至於澤不下究便不能愛人愛之也切而過增煩擾如柳子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則必有使民不以其時者矣蓋是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如此講方說得相因意緊切

弟子入則孝

熊氏云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胡雲峯

則以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爲先故爲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爲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愚謂熊說分析極有理胡氏駁之非是○新安倪氏曰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此章先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四教章先文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愚謂倪說是調停於熊胡二家之論而爲之執其中耳然只就道理上泛說故爲是游移兩可之論此章却是著落在爲弟子者身上說宜正講功力不宜泛論道理正講功力似宜以

知先行後爲序然却不然於此見熊氏小學之說確不可易○須知孝弟謹信親愛數端自能食能言便須教之如此不必待學文之後也至入大學時雖以致知格物爲先然是數者業已做就个坯質了○大全朱子謹信言行相顧之謂按信有顧行之意謹却無顧言之意
賢賢易色

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愚謂變易顏色只可云見賢於本文賢賢字爲踈矣○翼註云言而有信有根心而發久要不忘二意按根心久要卽表裏始終二意○某氏曰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然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又曰子夏子游文學之士而一取敦倫之士一取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愚按集註游氏之意此條足以發之○子夏本是文學之儒此章之失不過在詞氣抑揚之間謂之所養未粹則可不得謂其用功踈而用心狹也某氏云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知其理之一矣將博學節對看極妙○此與雖曰不要君一

例皆是假爲旁論以自伸其所獨見如續困勉錄所引
謫訓云云不成說武仲是真不要君吾要說他如是乎
君子不重則不威

勉齋謂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
則其德進愚按諸家講全章大旨惟此二語最爲切要
○無友不如己者恐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蓋謂志
趣與已不同者何能藉其漸磨之益若同此一路上走
縱所造有先後之不同正可彼此相扶相掖子日起予
者商但使志趣相同雖學問較遜於我亦時可得其起
發之益此等豈容一概拒絕

慎終追遠

蒙引謂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困勉錄
則謂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武曹則謂兼此二說方備
愚按困勉錄之說該得蒙引一說在內不必言兼而自
無不兼况就道理口氣上體貼則困勉錄之說極爲渾
全蒙引之言偏滯甚矣玩註亦見註中特就慎終追遠
上脫卸出厚字又就上之能如此者身上脫卸出一德
字然後落到下句可知民德歸厚不專在喪祭上說若
果如蒙引所言則一直說下不作如此曲折矣且自來
儒先講說從無作此解者○雲峯曰惟民生厚民德本

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耳愚按生厚歸厚之說本於龜山朱子或問中病其巧而支蓋歸字只當作趨字解不當作復字解將此作推說餘意卽不妨

溫良恭儉讓

集註和厚之訓愚謂和在容貌上說厚在心地上說與西山以中外分莊敬同義良訓易直世有易而不直直而不易者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可知易與直古人常分二義觀於道路可見也謙是謙己遜是遜人惟節制二字似少分別然細體味之世有專事苟簡不分等級是節而不制亦有法制綦詳而不能節儉是制而不節○子禽所謂與到底是他人爲政得則純是我爲政○饒氏謂此聖人中和氣象愚按此語亦未爲失胡氏謂言溫不言厲言恭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以此相譏未免過刻如天地春夏秋冬固須四氣兼備然單舉春夏亦不得不謂是中和之氣至謂苟是中和氣象則謝氏不當下亦字此語尤駁得未當謝氏所以下此三亦字者乃對聖人德之在內者言之非謂不必兼觀其厲與威也○此章大全諸說都似有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實非是集註過化存神之說正是發明

子貢所以只就德容上指示子禽之故其曰學者所當潛心勉學語意何等鄭重何嘗有不足於子貢之意語錄謂舉聖人可觀之一節亦何嘗謂此一節不是聖人且雖出之聖人尙未足以觀聖人乎諸說皆依傍朱子而反失之者也

父在觀其志

按朱子此節議論最爲明暢然尙有未盡者如父子皆賢雖有總之其父所主不得便謂其子之賢惟其志亦如此乃足以信其賢父沒其子雖不爲惡而行事每多謬戾是亦碌碌庸人非克家之令子矣又如父子

皆不肯徒觀其行安知非壓於父命勉強從之者惟其志亦如此乃可以決其非幹蠱之材至於父沒而觀其行更不必說又如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豈得不謂之改父之道其大者如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尤爲顯然改易然使作此於三年之內則武王亦斷斷有所不忍爲也蓋因時變易天道之常雖聖人亦豈必欲其子之事事膠執先人講家因朱子偶然失口說了處變二字便硬派此節三父字是個不賢之父聖人之言無所不該豈爲此偏滯不宏之論哉○改父之道亦不必定是不善總之時勢不同自宜少有變易所謂權輕重

使合義也。然三年之內便改，則有恐死其父而樂於自見之意。雖改得是，猶爲不孝。○雲峯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未可改以時言。愚按：事當改而時可未改，則孝子之心亦不忍遽改也。胡說初看似支離，其實只是一串。○道猶事，也不必深看。李延平謂道是猶，可以通行者，此句反成黏滯。南軒云：日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正與延平說同病。可以未改，卽在本文無改二字，看出並不在道字上。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雖悖理亂常之事，亦可謂之道。如所謂取禍之道是也。○朱子謂上二句觀人之大概，下句就觀其行中，又細看其用

心之厚薄。蒙引謂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存疑辨其皆非。愚按：朱子不會錯。蒙引錯耳。朱子所謂觀人，亦謂觀其人之爲子耳。若蒙引謂下句專就子道上看，則上二句並不是說子道矣。大失朱子之意。存疑比而同之非是。○就人子身上說，不妨朱子謂觀大概及細看其用心，亦何嘗限定說不是觀人子。蒙引自悞看耳。只看本文每句說一父字，則觀人子自不待言，但必要說是處人倫之變而反譏朱子觀人之說爲非，則拙滯甚矣。

禮之用和爲貴

此章是爲不知禮之出於自然而徒僞飾於文貌間以爲禮者發下一節乃是補上一節語間之滲漏耳東陽謂上節是正意下節是防弊其說得之○和與不和乃中心誠僞之分非關工夫生熟之故至於知和而和則但知貴誠惡僞一味率意妄行○此章書各講家都成倒說其病總看得和字不當緊要不知禮到和處非真知天理之本然而發於我心之自然者不能有子特特指出一和字乃是就儀節上使人想到本原處○由中發外故能和謂之爲貴者正貴其由中出生於心耳若行禮處少有不和知其全是矯飾僞爲非由中出矣○

從容不迫便知其合於自然之理若拘束而不從容則知其胸中實未嘗有此恭敬辭讓之意而強飾於外耳○禮本是和故行禮者必須以和爲貴註中皆出自然及語錄本來有和一條乃是推本之論本文只說行禮以和爲貴但和非外鑠正是他誠心行禮之驗若不和便純是僞爲○禮之用和爲貴此是觀人者以此分別賢否之詞若說本人要和便是勉強僞爲和豈勉強僞爲得來須平日真知其爲當然而不可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臨事乃能心安意肯不假驅迫自然中節此其所以爲貴也○禮之施用卽在人之用禮處見得禮

豈能自用哉翼註謂若作人之用禮說恐便是有意於和了此亦朱子所謂考之不詳慮之太過者矣爲貴爲美皆芻人議論之詞於本身原自無礙卽就本身而論但不可著意做和耳著意做和便近於假飾究之亦終做不到惟真個識得理之自然處則自然會和今使行禮者必要真個識得理之自然處此亦何礙於道而以有意爲嫌乎觀註中必字乃字自是要做到這個田地乃妙不如講家所說也○蒙引謂若說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愚按屬人亦離不得禮屬禮亦離不得人此處却不得過於分析使之截然如

不相蒙○羅英樞問禮之用和爲貴講家都謂用字須貼禮一邊說不許說人之用禮其說如何先生云人能處道非道處人禮無知覺運動之能如何能離人爲用朱子講不誠無物謂須有個人去不他今註云必從容而不迫必字亦須有個人去必他卽就本文而論若說禮本自和則終古此禮亦終古此和有何爲貴之可言貴以不貴者而乃見正爲行禮之人有和有不和二者並列則和者爲貴耳孟子論讀詩之法必須以意逆志不深求立言之旨但於枝節上曲生意見總無是處○此章書先要推求有子所以貴和之意大凡人之行禮

徒以是爲緣飾耳目之具則雖勉強遵循必露許多束縛不安之態若果深知其爲理所當然不容自己則必心安意肯一出於其中所誠然縱極嚴恭儼恪皆有自然之度然則和與不和實爲誠中飾外之所由分禮本出於自然故用禮者必以深喻篤好出於中所誠然者爲貴不徒以致飾於外爲工耳講家不深求有子所以貴和之意又不知行禮者所以能和之由沾沾焉只就枝節上辨論看得和字亦不過是外飾之端故不以禮節固入於流蕩之歸卽以禮節亦祇爲習於威儀之末於是一語不敢道著人爲道著人爲便恐涉僞不知有

子貴和正是取其誠而不僞耳○此節書自來講家多說得支離而鮮當愚謂和爲貴猶言一出於中心之誠然者爲貴耳和字對僞爲於外者言之此說自謂得之於獨見須細心涵泳白文方知愚說之不易○東陽謂上節是正意下節是防弊其說最穩當他說重上節則或礙於理重下節則又礙口氣

信近於義

集註約信致恭皆須有個人在不是單獨一己做得來底故朱子總謂之交際東陽以上兩節屬修己下一節屬知人人己分配未的

未若貧而樂

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住處磋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愚按到得別覓時向時路徑早已走錯了也聖賢學問只是進進不已合下原未曾走錯何須別覓路徑又按眉山蘇氏云樂與好禮亦未可以爲至也自是而上見可而不止則必有至焉者矣朱子或問深非之以爲此老佛之餘非孔子之意又引胡氏之言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以此爲未至則孰可以爲至耶然則陳謂悟到時樂與好禮亦非住處者皆謬論矣

譬如北辰

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北極凡五星其第五星最小者曰天樞古所云不動處也然自祖暅之以璣衡窺考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一度有餘至宋沈括又以爲極星離不動處三度有餘唯夫天之無星處曰辰辰之在北者互萬古而不遷夫子譬無爲治象不曰北極而曰北辰蓋指此無星處終古不動者也若極星則今亦動而離其所矣

思無邪

論語精義
講家多言善者美之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刺之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先生云若論朱子本意只據他善處便可以感發人惡處便可以懲創人不必說到美刺雖不加美刺亦自可以感發懲創

齊之以禮

集註訓禮爲制度品節蓋於各品類中又有逐項細款所謂節也品舉大概節指其中細目言之○淺深厚薄當指觀感所得言之所觀感者有淺深所興起者有厚薄不指本來氣稟

四十而不惑

朱子或問云范氏引孟子不動心爲比似亦小差蓋曰不惑而後能不動心則可耳然則竟以不惑爲不動心者非矣○知行功效固然彼此相通然言語各有節限不惑以下三條且須專就知說不必兼行在內其中行處進機日變月化分辯甚微亦非淺學所能易測若論大段節限只有守之化之二境故孔子曰三十而立七十而從心所欲其由立以至從心中間逐步進機子且未能明言吾又烏從言之蒙引謂三條須兼行字說者其實亦只好隔壁聽○講家謂不惑是明諸心先生云那一句不是心知命耳順獨非明諸心乎只當照註事

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五十而知天命

黃際飛謂此就逐事逐物上彌見本原愚按不惑是逐事逐物上功效知命却在統體上說

六十而耳順

慶源輔氏云聲入心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按輔氏貫通之語本程子神速之語本張子細辨之有一橫一直之分貫通是橫說神速是直說惟貫通故能神速其實只是一串故輔氏兼用之

七十而從心所欲

講家謂矩字尤爲此章之要鄙意就此一句中包納上文則可若講前數節便將矩字攬入則凌越失次矣

孟懿子問孝

凡屬吾身當盡之務無有不當問者必無有出而從君便將倫理一切廢置之理俗講責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最爲鄙俗不通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夫子不曾責他問錯讀者何事鑽求刻戾○翼註云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昭德塞違有嘉德而無違心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數違字皆與此同例則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

不悖於理了但其說未曾故語樊遲以發之耳按翼註此說極是集註於次節雖有從親之令一語然其正講首節處集註或問語類皆就違理處說未嘗故作含糊存疑謂講無違處且勿用出不悖於理其說大非○生事之以禮三句講章載稼書說以爲三句不可分見始終不可假借意先生云統看分看皆得凡屬世間道理無不可分者此句必非稼書語也○三家僭禮東陽許氏謂如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按檀弓顏柳曰三臣者廢輜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似謂撥以引輜既不用輜而猶設撥是徒受竊禮之名無當於用故曰不

中今東陽之說謂輜殯車也禮諸侯輜而設撥三家亦以撥引輜故曰僭頗與顏柳之言不合然如顏柳之言則是舍其大而竊其細似非僭禮本意又不知撥是何物若據舊註訓撥爲紼則引喪之紼上下通行曲禮言助葬必執紼豈必專指天子諸侯之葬三家知輜車不可僭徒用其紼亦何悖理之有恐當以許氏之說爲正

孟武伯問孝

闡註講守身如寒煖飲食聲色貨利之類與失身不義無涉極爲得之大全陳氏饒氏都謂不失身不義似屬衍說

子游問孝

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蒙引謂者字指養犬馬之事言不以人言蓋以養犬馬之事待其親註所謂深警之也雙峯謂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無別未免曲說

吾與回言終日

言至終日則詞繁而義博其中豈無一二之可疑者苟有觸激必至論難蠡起矣終日二字只要引起下文一違字○此章書自亦足以發以上俱要作驚疑怪訝之神直至不愚二字方始陰霾盡釋至首句之意只要激動下文一違字不但不許預下贊語并貶詞亦無從可

下也○與言句夫子自說不違四字乃說回退省句亦夫子自說足發二句乃指回退如官府理事退堂之退朱子謂是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其說極是又一條云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與本註不合不可從○存疑云私非燕居獨處但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蓋燕居獨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聖人許多道理且與下文日用動靜語默說不去愚按精義所載程子之說以私爲自得爲中心朱子獨以燕私言之不專指中心自得或問中又自明其意曰以燕私言之則尤足以見其隱顯一致之實是朱子之意正要在顯處講不專要在隱處說

耳集註旣云燕居獨處則兼四體動靜在內不專就隱微處說矣又益一語云非進見請問之時則并與人酬酢之事亦兼之矣存疑想未細看或問精義又脫略了註中非進見請問一語故復生此葛藤之說○致堂謂退省其私蓋以明道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愚按謹獨之說未免看煞了私字私字不必專指內裏隱處但非進見之時雖外面顯處亦是私故曰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又或問亦有隱顯一致之語然或問之意重在顯胡氏之意重在隱則雖文句相似而向背迥殊○發字程子

一訓發明又二條以爲開發則似以啓予之啓爲發矣發明是顏子自發開發則是開發孔子故朱子解之曰發與啓予之啓不同○註中日用二字兼言行言之言行中又各兼二義言有語默行有動靜是也語錄中所謂發見於行事者是指語時動時言之其云雖未盡見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則指默時靜時言之○朱子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見之或云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可見曰大概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愚按睟面盎背卽所謂默時靜時之發也視聽言動便是語時動時之發○此章只講愚不愚不講惰不惰雲峯別

論語講義
提勇於力行之意爲亞於生知作對非是○問亦足以發亦字之義先生云天下惟能違者於言中義蘊早已搜抉無遺而後見諸躬行實足以發揮其意趣回旣終日不違疑其不足以發矣而亦如是此爲初念所不及料者是本文亦字之義也

察其所安

謂察其所安者在於何處耳非謂察其安不安也若說察其安不安則本文所字早已脫去又上二句將作何解得毋謂視其以不以觀其由不由乎安亦非全好字如安於怠惰及懷居懷土下至安心爲小人皆安也

學而不思則罔

學是學他外面規矩思是思他中間義理學是眼耳身口上事思是心上事○僅云無得尙未與罔字義相切此必須是昏而無得乃說得罔字意透徹

是知也

註有二義就目前而論不害其爲知就後日而論又有可知之理是字緊承爲知爲不知說下固然前義爲重又須包納後意方見道理完備設使但守已知不去更下日新之功遇事輒曰此吾所不知者聖人亦要此等甘於自屈之人來做甚故凡挑剔是字竟說到不必外

論語精義
求者皆非是○固必盡知天下之理然將何物去知他
須使此心炯然不昧乃得今於己所知不知者了了分
明不容蒙混則此心可謂炯然不昧矣雖現在未必盡
知天下之理然其所以知之者則既有其具矣如此說
乃能兼該二意

慎言其餘

其餘是多聞中之已信者雖是深信不疑之理然其出
之口也只緩急輕重間一失其節便又增出無數謬戾
故不可以不慎以時文一道言之多聞闕疑是平時講
讀之功慎言其餘是臨文佈置之法○上二段順叙處
見尤悔之難寡言寡尤二句覆述處是言尤悔之既寡
上以理言下以效言

舉直錯諸枉

稼書云此見唯明足以服人愚按體註謂公足以服人
看來公字較妥明字又進一層乃本文言外之意圈外
謝氏之說也○人君非不知直之當舉然每以其不便
於己而疏之非不知枉之當錯然每以其便於己而親
之舉錯一任其自便之私則既失其裁制之宜因以拂
乎民心好惡之公此民所以不服也當舉者舉當錯者
錯不自任其私而一衷於義則天理之當然卽人心所

其允自然有當於民心民皆帖服矣本文大意如此○舉直錯枉乃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二意程子就合乎天理處說謝氏就當乎人心處說然朱子或問論楊氏當人心之說不若程子所云合義者之有準則故集註獨載程子之說而謝氏則列之圈外

是亦爲政

政與孝友有虛實之分無源流之別若云源流則畢竟源不是流說成兩物惟云孝友者爲政之實事則爲政不外孝友孝友便是爲政譬如四瀆有江淮河濟之分源流者積石之與海是也必須流至於海乃可以言海

不得便指積石爲海也虛實者四瀆之水是也不得謂水之在江河者爲瀆在淮濟者不得爲瀆瀆者其名水者其實瀆卽是水水卽是瀆不容分而爲二也時解謂孝友是推出爲政源頭義猶未瑩○是亦是指直指之詞不待展轉擴充亦不必世人皆來效法若爾則既盡孝友於家仍須出仕非對或人語意○總此孝友之理施於國與天下則爲國與天下之政施於一家則爲一家之政譬如水雖有一坎二坎三坎之分而其爲水則同不得謂二坎以後爲水一坎非水也○政是空名孝友乃其實事今使日坐堂皇之上而使一境之人羣習爲

不孝不友之事是可以爲爲政乎則雖寂處一室之內而使一室之人藹然秩然各足其孝友之願是獨不可以爲爲政乎不是爲政本於孝友孝友可推之爲政卽孝友便是爲政實之旣盡乃獨靳此空名乎○不要將政字爲國家占了去正天下亦是政正一國亦是政正一家亦是政若說正得一家然後可推以及國則政字畢竟是國之所獨占方其未推及國時原不得謂之政矣譬如古人以刀作筆如今用兔穎裝成亦是筆又如蠶繭做成固是紙用竹絲做成亦是紙不得謂兔穎裝成竹絲做成然後可推以爲刀筆繭紙也

殷因於夏禮

註中已然之迹四字原指文章制度說本文前二可知亦緊黏所損益說稼書所謂於其損益之不多以見其必出於因其說最爲精透時講雙承因革是將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并作一句讀可知也又另作一句讀句法割裂乖舛亦甚矣○朱子講此章書極重因字故損益可知俱緊黏三綱五常說然亦須在事爲上說如尊君卑臣及禁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此一條最說得精切如今本所附語錄二條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及李斯等爲臣之說則只在名稱上說其義

太淺且如此則又何必推論損益哉惟要說得大損不損大益不益乃見可知之實

非其鬼而祭之

非鬼而祭者彼必自托於肅供祀事之名見義不爲者亦必詭冒於老成持重之目夫子曰諂也無勇也絕其旁遁之路而予之以所不樂受之名所以激發其羞惡之良使之惕然有警也稼書所云諂與無勇就上文直斷之者其義如此

八佾舞於庭

謝氏以弑父與君爲例則僭禮樂猶其小者故云以孰

不可忍者爲重蒙引以未踰大閑得免刑憲者爲例則僭禮樂乃其大者故云以是可忍者爲重今據謝說推之本文當云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忍也忍則孰不可爲也蓋是本隱以之顯今本文却是舉重概輕之辭故竊謂蒙引之說爲優○又按或問呂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方欲極言其僭叛不臣之心不應反却而譏其僭諸侯之小罪據此則蒙引之說乃朱子所不取然吾謂聖人極言其僭叛不臣亦正重在僭用天子之禮上須將是字看得極重大不應有意要推論極言反將本罪判輕也畢竟蒙引之說較妥但要重提天子二字見侯國所

言言言言
不敢僭者而以陪貳干之則更何有君父在其目
中以
此包藏弑父與君之意乃妙

三家者以雍徹

雙峯云上章是言其不仁此章是言其不知其說本之
謝氏朱子以爲未安愚謂若論舞佾歌雍本罪初非有
不仁不知之殊但就孔子語氣一嚴一婉推之如此分
貼亦無大舛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

語錄謂程子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
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愚按此二句剖別

最明故須用本心之德爲解乃見真切內註所以獨載
游說

夏禮吾能言之

或問云夫子自謂能言則於制度文爲之實迹必有可
以一二數者闡註據此遂謂時作能言大略者謬愚按
或問實迹二字對制作之意而言非但能言其義兼能
舉其實迹也至於有可一二數者則固無害其爲略而
不詳也時講能言大略之說亦未爲不是

禘自既灌而往者

或問云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極其祖之所自出

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而其見於春秋纂例者詳矣愚按此一條旣可以見集註所以獨取趙氏之說又可以見趙氏與先儒其說不同如此必當附載大全使後人得所考正○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而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止之路史謂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

用之也愚按外紀路史之說與明堂位所言不同然以意度之恐外紀之言爲得其實明堂位或由後人附會耳○郊禘非禮毋論爲成王所賜與其後惠公所請而皆非定哀時所當刺譏故凡春秋所書亦皆就又失禮中寓貶

祭如在

蒙引謂祭祀之儀不過仁人孝子報本之心非眞祖考來格愚按有此實理故有此實心使謂祖考無來格之神是天地間本無此理而聖人乃強設此祭祀之禮其心亦僞而不誠矣本無此理而誤以爲有是愚也明知

其無此理而強設此僞文是詐也愚與詐皆不可以言
聖人則聖人之於祭祀竭誠以冀其來格者其必實有
是理可知矣○古聖先賢雖是以理相感亦是以氣相
感氣在天地在自家亦無大分別祖考之氣亦是天地
間公共之氣古聖先賢所爲氣亦畢竟是我自家精神與
與彼家精神相感格朱子謂此氣只一般其說極透

寧媚於竈

月令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白虎通則以井易行論
者謂井不輕於竈行不惟冬祀井爲是程子亦謂行宇
廊也其功幾何井人所重奈何遺其重者竊意五祀者

人所通得祀卽其神亦家家之所有故以戶竈中霤門
行爲斷井雖不輕於行然非家家所有故略之○集註
所論祀竈之禮朱子以爲本諸鄭氏月令之註而孔疏
以爲逸禮中霤之文也○真西山曰夫子不言媚奧竈
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渾然圭角不露常人之於
權貴非逢迎苟悅必激觸使怒武曹謂開口曰不然便
是直斥媚奧竈之非安得謂渾然不露圭角愚按真說
只不言媚奧竈之非一語鶻突其餘亦皆是須知孔子
只據理而論不一語干涉自己與王孫賈事此所以爲
遜而不迫也若出他人口中便生許多激觸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

此章小註所載朱子二條及後張蔡二氏之語俱是發明尹氏雖知亦問之意其曰石慶數馬云云非以不知而問為誠雖知亦問為偽正謂車中六馬慶非不知而必以策數之益見其恭謹與張湯陽驚事迹雖相同其中誠偽迥別可見雖知亦問無害於誠不得概斥為偽也再玩或問中深譏楊氏真所不知之說而於尹氏說獨稱其發明詳備則可見矣

事君盡禮

前章曰是禮也此章曰人以為諂也合是二章以觀孟子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之云便可見聖賢氣象之分

關雎樂而不淫

哀樂得宜而又各止其節合此二義乃見性情之正哀樂不從好德上起則雖節而不過已不免涉於淫傷然亦有一時意氣感發雖出好德之天良而動而莫制遂至過乎其節者較之非理之哀樂固屬殊科然亦但可曲諒其用意之無他不得遂許為性情之得正朱子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而亦止於琴瑟鐘鼓此兩言者最為圓密周到無破缺處○哀止於寤

寐反側則雖深而不害於和樂止於琴瑟鐘鼓則雖盛而不失其正其言並未相戾但須從后妃之德說下好德又是最要主意耳蒙引所言固爲深得註意但必要抹去止於琴瑟寤寐二語於理畢竟有欠缺處○宮人所以憂樂之故只須認明詩傳中配君子成內治六字不必又推說到一國之治亂存疑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恒關焉此論未免衍說

哀公問社於宰我

困勉錄曰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我所對只舉所樹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舉天下皆如此

則沒要緊中又有疏處此上三句有此二失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又不是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失也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疏與附會言之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是言之蓋其差處尤在此也蒙引存疑似以非立社之本意句專屬上三句以啓時君殺伐句該下一句看來未是又曰非立社之本意原包四件但啓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出言之口氣當云沒要緊而疏而附會已非立社之本意又附會得不是則愈失其本意矣愚按細分之宰我所言有此四

論語集注
失若據本註大概言之則專論所樹之木自非立社本
意使民句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蒙存說亦未爲不是但
須知非立社之本意是綱統指他所答四句又啓句則
於統綱內又抽出其重者言之

器小章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
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
人廢之不問其才愚謂聖人用人如銅鐵汞鉛雜投爐
冶無不立化如管仲之才一經聖人驅使無有不退聽

者如不肯退聽則亦不足以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矣
或謂孔子誅少正卯則又何如曰少正卯亂政之夫管
子天下才自能曲就範圍必不至於亂政○三歸馮厚
齋以歸民之左右與中名之依附說苑原文穿鑿成說
殊屬無稽金仁山考究算術推衍詳明其說獨爲有據
雖非要義考古者亦不可不知仁山曰算家有築臺三
歸法蓋方臺也其上方自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
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勾股
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
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

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耳○
事之僭也有由季氏舞佾歌雍由以公廟而設於私室
仲有反坫先儒謂諸侯朝齊者多私覲於仲家故設此
延之時文家謂仲非邦君不待辨第不識當時爲好者
亦邦君否是謂反坫專爲同官設也似與當時情事不
合

翁如也

翁字只對下從之看便明是歛而未舒之意此可想純
古淡泊之音若如俗樂入手便囂豈復有翁如神理舊
說但以八音齊作爲翁則雖今世俗樂何獨不然○按

合樂時歌瑟笙磬固一時俱作然此章未嘗專指合樂
時言如必至合樂時乃有翁如之妙則前此登歌笙入
間歌時不可以言翁如耶故翁字之義必當依困勉錄
所取翼註之說爲是翼註云聽其聲音覺神氣合聚無
浮散不攝之病

儀封人

默觀治亂是他平日之胸襟至於夫子一種盛德感人
乃是他當前之觸悟須知既見之後夫子所以感示封
人與封人之所爲默觸於夫子者若何意象從此想去
乃得其理

未盡善也

吾謂舜當武王時必不用征伐如文王之服事殷猶曰時未至也若泰伯時并未有六州歸命而先事逃之聖人亦稱爲至德豈非於湯武實有不足之意而謂征誅做到盡善亦無異揖遜耶朱子德盛自歸不必征伐之說極善至云事到頭也住不得畢竟是揣擬之詞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當理當字必須在處事上說若空論人品只可說有理無私何從下此當字朱子以無私貼仁當理貼好惡其語自不可易不必別生葛藤稼書恐人專以無私爲仁

則世固有無私而不當理者故作此包羅其實朱子無私內便該了渾然天理四字至好惡當理原承無私說下因在處事上說則無私更不足言矣非謂好惡處不妨有私以應也朱子極贊程子公正二字之約而盡明以公字貼仁正字貼好惡無私當理卽公正二字之註解朱子亦自言之只當依大全小註分貼爲是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按存養是爲仁之全功取舍乃其一事不可說取舍非存養之功但是存養之功之粗者耳末節乃其細密處○顯然與仁相遠謂之去隱然與仁相背謂之違不過

就人所共見已所獨見處分別要之隱然有違必至於顯然相去故註不另解違字直云君子不去乎仁如此言如此乃是不去乎仁之盡處總是不去仁之事亦總是存養之功俗解君子不但不去仁兼能存仁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不去仁便是存仁世豈有中立於仁不仁之交不去而亦不存者乎○名字不必黏滯猶云惡乎成其爲君子耳仁字須緊切境遇上推勘去字須就貪厭上發論總註以取舍存養分貼去仁違仁正須令界限明晰乃佳○要就理欲上剖決公私不要在名實上指陳虛實蓋此處並不是辨論聞達只管說名

乃實賓實去而名將焉附則似此一節書乃爲專務求名者開示得名之方法與通章語氣全不相合須知此章是論君子爲仁之方有此取舍存養兩個大關目而仁字爲上節所未見正須就審富貴安貧賤處討出爲仁消息更就本註貪厭二字抉出去字根由上節專講處境此節從處境上說入存心用扭粗入細之法乃見立言大旨○審富貴安貧賤不是有意矯情不過欲自全其本心之德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喪其本心之德而可乎大意不過如此在名字上發論者皆非○審富貴安貧賤何以便是仁貪富貴厭貧賤何以便去

仁此處還得分曉便不著題面一字不得不謂之切題若專就名實上較量仁字總不還他下落則總謂之不切題所以作文要在實理上研求勿專在空套上求活計也○名字只作君子二字替身看惡乎成名猶言何以成其爲君子不宜於名字上添設論端無終食之間違仁猶言無頃刻違仁耳正言之則畢生皆依於仁也終食之間言其時非言其事也要著重終與之間三字不得於食字上別尋生發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上節決言力無不足決之於能用也下節深慨力不足者之未見亦深慨其力之不用也主義總在上文用力二字不是泛言降才無殊及不善非才之罪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過之有黨是就在物者言之觀過二字則就吾之處物者言之觀過句專就君子一邊說萬歷以後講家往往如此然道理畢竟不備○於雖助辭亦有實義公羊傳云陳乞使人迎陽生於諸其家韓退之詩云中堂饌賓親婚冠之所於二於字實卽此節於字之的註於者其所歸宿之地君子自是趨向愛厚一邊小人自是趨向忍薄一邊譬諸水自南旺以南者自是流入於淮在南

言言言言
旺以北者自是流入於衛縱有漫溢不循軌道之時其所歸宿處自是南北殊途不相假易南流者不能強使入衛北流者不能強使入淮也觀過者觀其所歸宿之地而愛厚忍薄之殊致卽其人之仁不仁可見矣

士志於道

前章苟志於仁苟雖訓誠然所重却在仁字仁是本心全德志於仁則必精析夫理欲之介而力致其存遏之功雖未必遽至於天理渾全無少私欲以間之然而爲惡之事可以決其必無此章士志於道道猶路也不過是進爲方法僅僅謹守繩墨有志何聖賢路上行走而

識見未極其高明造詣未臻於純固則俗情時得而勝之所以志仁者必無惡志道者猶未能忘情於口體也東陽謂道卽仁也義旣混雜不清又謂前章是苟字緊要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爲外物所動不從實義鑽研反向虛字上挑撥此直不成說話

無適也無莫也

異端有適有莫是正意無適無莫而不知義此自是謝氏說非正意也蓋人之處世不過不可兩端若不主於義則可處便是適不可處便是莫二者之外別無藏身之所比乎義而出之者可處是義之可而不得謂之

適不可處是義之不可而不得謂之莫不比乎義而有
所可否者總謂之適莫適莫是不主乎義之可否

君子懷刑

朱子謂君子非謂成德之人此但言如此可以爲君子
愚謂雖成德之君子亦復懷刑此正其衾影自糾之處
雖堯舜之兢兢業業亦可謂之懷刑所謂敬之爲義惟
畏字近之是也○一說刑與型同謂其可以爲法於我
者此說雖與註異然於理無乖德與土是係戀在一己
之所安刑與惠是係戀在人之所以施於我者小人所
係戀唯在人之恩惠施我君子則唯示我以道範者爲

係戀而不能忘耳

患所以立

患所以立猶言患正在於有位耳使終於無位反可泰
然藏拙一有位必有所以立乎其位者上之責我甚殷
下之望我甚切及是而自愧其曠厥位人譏其尸厥位
夫然後思立是位者之所當守所當爲則已後而無及
矣故在乎位未來之時先求所以立乎是位者則位之
不至吾固不預其憂位之旣至我亦不至自獻其醜念
及此而我空虛無具之憂方晨夕不遑又何暇爲斯世
蔽賢者代深其慮乎○此對患無位者言之爲熱中之

士加鍼砭非爲甘恬退者加策勵也又卽承無位作轉語正見位不可以徒處是納約自牖之意大略與齊王好貨好色而孟子引之同民相似彼處正用他一好字此處正用他一患字與他處只論閭脩絕不分心外慕者不同故患無位亦不宜太加駁斥只可惜他有此一患不能用之得其當耳○立字緊對上文位字言之不是空講才具正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耳有此位卽有此位中當盡之職業與當布之猷爲僅僅言爵言祿與位字無當也患字緊承上文不患作轉須對熱中之士指點言患亦自有其所當用者但不當空患無位正患位

至無所以立耳古云有絲卽彈有孔卽吹患所以立猶言不患無絲正患有絲不能彈不患無孔正患有孔不能吹聖人之言有爲上等人說者亦有爲中下等人說者此節爲求位求名者鍼砭乃爲中下人說法不必講得太高○夫子不說患無其具而曰患所以立便是緊對上文位字下筆便可見夫子作文精切處粘是題者不緊對上文位字落想不醒出所以立三字則家修廷獻等膚詞正苦連車難盡耳○求可知亦不論外間之聲名有當有不當譬如有人焉譽盜賊爲聖賢彼必不譽其能殺人能放火亦必假借一二近似之語說他能

鋤強能扶弱種種盛美不同之處雖盜賊實不足當此語而其所假借稱道者未嘗不依乎道理則所謂借當世之揄揚勤我躬之刻勵雖不當之名亦何不可借乎亦不論其公不公縱使出於私好私譽我亦可借爲刻勵之資蓋人世誦美之端雖其加乎人者有當有不當而其所舉以相加者未嘗不合乎斯理至當之歸吾惟卽斯理之所至當者以之反躬而自責則雖聲譽不加而我已克裕乎其實是則所謂求爲可知也○正使賞識無憑而吾之自爲可知者終不可以不求至於我躬之刻責亦初不爲誠中必能形外實至而名自歸也○

末句重一可字離知言可固屬寬皮離可言知亦成隔膜如一日之與千秋同心之與流俗若徒以其名而已雖千秋之名同心人之稱許亦不當求求之卽是患莫己知若論其實則雖一日之譽流俗之稱揚亦不可不借此返躬自責○可字須緊黏知字說離却知字另說一番可字實理與求爲字實功皆混入病無能患不能及君子求諸己等套語○求可知亦不是竟去求知譬如宗族稱孝孝之一字亦非一言可了必將稱述其所以爲孝者何事如扶持抑搔問寢視膳以及中幫廁牖躬自浣滌諸事其出諸人口者爲知盡之於己者卽爲

可知之實我惟卽外人稱我之端與我所望於人知之
事一切實體於當躬便是求爲可知至於實至而名不
歸則求可知者終非所計也○人之未知必有所以致
其知者人之旣知必有所以副其知者皆所謂可知之
實也○說不得求知又說不得不求知說求知則非理
說不求知則又仍止說了上句此際審量全在認得一
可字真切○不說竟不求知亦不說終有人知只是求
爲可知盡其在我者而已措語極須斟酌○可字空講
易混須黏住知字發揮然又須知與知字實不相干今
說君子必無有人見知則理旣不足亦與題之面貌違
上講就事實上講卽反說正說皆非

忠恕而已矣

黃氏謂旣盡忠恕方能貫通與近解只是一件忠恕以
貫之之語略同蓋以忠恕爲一句貫字意却在語外伊
川謂言仁義亦得朱子謂言禮樂亦得皆以統體分別
爲義則當云恕貫萬忠本一字專指忠句恕則其貫
處也由黃氏之說推之貫處不同要只是盡此已推此

論語精義
己而已私去則理自流行間去而物無不貫此黃氏之說也由程朱二說推之推此己亦有許多推法然總不外乎盡己之一心此仁義禮樂之說也程朱解義固晰然異日者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子曰其恕乎則恕亦可以謂之一黃氏之說未可厚非
不遠遊遊必有方

兩句一反一正下句正是鞭足上句之辭必有方便是不遠遊遠則無方之遊矣輔氏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病處乃在添出近字預奪了有方地界於口氣不甚肖耳理實無可疵也若論口氣近字當於有方中說

出猶云遊則必在近處親所熟知一召卽至者也○時解末句貼遠遊說其說蓋創自存疑先儒從未有此解曲禮所遊必有常原指近遊夫子不遠遊三字便已決定遠遊之不可更無別樣活法又找遊必有方四字見雖近遊亦不更移方向恐貽父母憂念若遠遊則斷斷不可者也今存疑以末句接遠遊說請問旣遠遊如何得有定方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至謂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則又不如饒氏之說之爲當理也饒氏謂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饒氏以遠遊爲變是萬不得已之事並非人子意中所欲

言言言言
今日豈能如匏瓜則是有意要遠遊矣須知人子當父母在時只有左右就養一事他事總非人子分內何嫌於爲匏瓜古者士各仕於其國卽爲祿養亦不遠遊其他不得已而遠出或爲親負米或爲親奉使總不過服勞奉養二節以其有違定省故饒氏以爲處變然曰聖人言常不言變則固以此爲聖人所不言也存疑他處皆恪守聖經遵依朱註獨此創爲異說疑悞後人害理傷教所關於人心世道者非細不可以不辨

古者言之不出

易其言便不能行對面便是不易出言方能見諸躬行

此是推論言後效驗故曰是餘意不能行所以易其言對面便是必要行所以不易其言此是追原他言前之志願故曰是正意此等處他人只混混讀去惟困勉錄最能細心剖析

論語講義卷一終

孫克任克新校字

程